

恩 格 斯

法德農民問題

恩 格 斯

法 德 農 民 問 題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書號：1150

恩 格 斯

法 德 農 民 問 題

曹葆華 毛岸英譯

民 出 版 社 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新 華 店 發 行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印 刷
(阜成門外北護土路)

字數：18,000 一九五一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印數：10,001—18,000 一九五二年三月北京第二版
一九五三年八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目 錄

法德農民問題

一.....四

二.....三

譯後.....七

資產階級的和反動的各個政黨，對於現在社會主義者突然到處都提出農民問題來，表示非常驚奇。其實他們對於這件事情很久以來沒有發生，倒應該有所驚奇。從愛爾蘭到西西里，從安達魯西到俄羅斯和保加利亞，農民是人口、生產和政治力量底非常重要的要素。只有西歐的兩個區域是例外。在大不列顛，真正的大土地佔有和大農業，完全排擠了靠經營自己田地而生存的農民；在東普魯士，幾百年來一直進行着同一的過程，而且在這裏，農民也是日益被『排除』着，或者至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日益退居次要的地位。

作爲政治力量底要素，農民至今在多數場合下僅僅表現出自己的那種生根於農

村生活孤僻狀況中的冷漠態度。廣大居民羣衆底這種冷漠態度，不僅是巴黎和羅馬國會腐敗情況底强有力的支柱，而且是俄羅斯專制主義底强有力的支柱。然而這種冷漠態度決不是不可克服的。自從工人運動發生以來，在西歐，特別在農民零細土地所有制佔優勢的地區，資產者不很難於挑起農民對社會主義工人的懷疑和憎恨，在農民的想像面前把後者描繪成 *Parasites*，描繪成『分贓』底擁護者，描繪成侵犯農民財產的一羣懶惰和貪婪的市民。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底朦朧的社會主義的衝動，很快就被法國農民底反動投票一掃而光。不願被人打擾的農民，記起了關於農民皇帝拿破崙的傳奇，建立了第二帝國。我們大家都知道：單是農民底這一勳業索取了法國人民多少代價；法國人民至今還遭受着這一勳業底後果。

但是從那時以後，發生了許多變化。資本主義生產形式底發展，割斷了農業小生產底命脈；這種小生產不可抑制地在滅亡着和衰落着。北美、南美和印度底競爭

把廉價的糧食充塞歐洲市場，這些糧食是如此地廉價，以致於沒有一個本地的生產者能與之競爭。不論對於大土地所有者和小農，滅亡同樣地逼臨到頭上。因為他們兩者都是土地所有者和鄉村居民，所以大土地所有者宜稱自己是爲小農利益奮鬥的先進戰士，而小農——就一般講來——也承認他們是爲自己利益奮鬥的戰士。

然而在這個時候，在西方却生長起來了強大的社會主義工人政黨。模糊的預感和憧憬明朗化了，更加廣潤和更加深刻了，它們變成了滿足一切科學條件並包含有一定顯明要求的綱領；與日俱增的社會主義的議員們，在德、法、比國會內捍衛着這些要求。社會主義政黨之奪取政權已成爲最近將來的事情了。然而爲了奪取政權，這一政黨應當首先從城市走到鄉村，應當成爲鄉村中的力量。社會主義政黨是以自己明確理解經濟原因和政治後果的聯系而與其他政黨不同，它因此早就揭露了假裝和農民作朋友的大地主底真面目，——這樣的一個政黨能不能安然無事地把注定滅亡的農民摒棄在他們的僞保護者手中，一直到農民從工業工人底消極敵人變成工業工人底積極敵人嗎？這樣，我們便探究到農民問題底中心了。

一

我們可以接近的農村居民是由各個很不相同的組成部分所組成的，這些不同的組成部分本身又按各個地區而有所區別。

在德國西部，正如在法國和比利時一樣，零細農民底小生產佔着統治的地位，這些農民在多數場合下是自己小塊土地底私有者，在少數場合下則是自己小塊土地底佃有者。

在西北部，在下薩克森尼和石列士維格——葛爾什丁，佔優勢的是大農和中等農民，他們是非僱用男女僱工、甚至非僱用日工不可的。在巴伐利亞的某些地區，情形也是一樣。

在東普魯士和在麥克倫堡，是一個擁有僕婢、僱工和日工的大土地佔有制和大規模生產的區域，而在某些地方則尚有爲數不多和日趨減少的小農和中等農民。

在德國中部，我們遇到的是所有這些生產和土地佔有制形式底混合，其比例是按地區而各不相同，同時所有這些形式當中沒有一種是佔任何巨大面積上的優勢。

此外，還有一些大小不同的地區，在那裏有的或者佃來的田地不足以養活家庭而僅僅作爲某種家庭手工業底基礎，使家庭手工業低微的工資額成爲可能，——沒有這一條件即不可想像有如此低微的工資額，——這種低微的工資額保證家庭手工業的生產品在任何異國的競爭下都能穩固地銷售。

鄉村居民底這些階層當中，有哪些是可引導引到社會民主黨方面來的呢？不用說，我們只是大概地研究這一問題；我們只是探討一些顯著突出的形式；篇幅底限制是不允許我們詳述各個過渡階段以及鄉村居民底混合組成情況的。

我們先從小農說起。在所有的農民當中，小農這一類型是最重要的，而且不僅對於一般西歐才是如此。不，對於整個問題說來，重心正是在這一類型的農民身上。只要我們搞清楚了我們對小農的態度，我們便有了確定我們對鄉村居民其他組成部分的態度的一切立足點。

我們這裏所說的小農，是指小塊土地底私有者或佃有者——尤其是私有者，這塊土地通常既不大於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所能耕種的面積，也不小於他能藉以養活自己家庭的數量。因此，這個小農，如小手工業者一樣，是在握有自己的勞動資料這點上不同於現代無產者的一種工人；所以，這是已往的生產方式底殘餘。他的祖先曾經是農奴式的農民、附屬的農民或者——在罕有的例外情況下——自由的農民，然而又是羈於貢賦和勞役的農民；他和他的祖先在三方面是不同的。第一，法國革命把他從地主加諸於他的封建的苛稅和役務下解放出來，並在大多數場合，至少在萊因河左岸，給他保證了一塊土地作爲他的自由的財產。第二，他喪失了自治村社對他的保護，而他曾是它的一員，同時他喪失了自己的那一份使用過去屬於村社的田地的權利。村社的土地一部分是被他的過去的封建主，一部分是被那基於羅馬法的自由資產階級的官僚主義的立法用欺詐的手段從他手中掠奪去了，從而現代的小農便喪失了不購買飼料而豢養自己牲畜的可能。可是在經濟方面，村社土地權底喪失大大地勝過苛稅底廢除；沒有可能飼養耕畜的農民數目是不斷地在增長着。第三，

現時的農民底不同點還在於：他喪失了自己過去的生產工作底一半。過去他同他的家庭用他們所獲得的原料來生產他們所需要的大部分工業品；他的其餘的需要則由他的那些除農業外同時兼營手工業的鄉村鄰居所供給，後者從他那裏所得到的報酬大部分是作為交換物的生產品或作為互助的幫工。家庭——而鄉村更是如此——是自給自足的，幾乎生產它所需要的一切。這差不多是十足的自然經濟，貨幣幾乎是根本不需要的。資本主義生產以貨幣經濟和大規模工業，結束了這一情況。然而如果村社的土地是農民生存底第一個基本條件，那末工業的副業則是第二個基本條件。所以農民便每況愈下了。捐稅、歉收、遺產繼承者之分家、訴訟，將農民一個又一個地驅向高利貸者；負債是一天天地普遍起來，而且對於每個人是一天天地更加沉重，——總之，我們的小農，正如任何過了時的生產方式底殘餘一樣，不可避免地走向着滅亡。他是將來的小農者。

作為無產者前身的小農，本來應當樂意地傾聽社會主義的宣傳。但是根深蒂固的私有觀念，有時候還阻礙他做到這一點。他之為保持他那一小塊危機四伏的土地

的鬥爭愈加艱苦，他便愈加頑固和拼命地守着這一小塊土地不放，他便愈加傾向於把那些告訴他將土地財產轉交給整個社會掌握的社會民主黨人看作如同高利貸者和律師一樣危險的敵人。社會民主黨人應當用怎樣的辦法來與這種成見作鬥爭呢？在不改變自己原來立場的情況下，他能給走向滅亡的小農提出些什麼建議呢？

在這一方面，我們在馬克思主義派的法國社會主義者底土地綱領中看到實際的立腳點，而我們對於這一綱領則特別須要予以更多的重視，因為它是從小農經濟底典範國家裏產生出來的。

在一八九二年的馬賽代表大會上，通過了黨底第一個土地綱領。這個綱領爲無地的鄉村工人（即日工和僕婢）所要求的是：實行由職工會和村社委員會所製定的工資最低額；建立工人佔其成員一半的農村行業法庭；禁止出賣村社土地及把國家土地租給村社，因爲村社應當將這一切土地——不論是自己佔有的和租來的——在禁止使用僱工和置於村社監督的條件下交給無地的鄉村工人家庭組合共同耕種；規定養老金和撫恤金，其款項則取之於對大地產的特別稅。

這個綱領爲小農（佃農也在內）所要求的是：由村社取得農業機器，按成本租與農民使用；建立農民協作社以購買肥料、排水管、種子等等並銷售生產品；廢除土地轉移稅，如果轉移的土地底價格不超過五千法郎；建立愛爾蘭式的仲裁法庭，以減低過高的租額和補償那些解約出走的、經他們的勞動提高了土地價值的佃農和對分佃農（*metayers*）；廢除規定土地佔有者有權禁止收割的民法第二一〇二條，並剝奪債權者有將青苗抵作押金之權；禁止將農具、收成、種子、肥料、牲畜——總之，凡農民耕作所必需的東西抵作押金；修正早已過時的總的土地登記，暫時則在每一村社進行地方性的修正；最後實行免費的農業專門教育和建立農業試驗站。我們看到：爲農民利益而提出的要求——至於爲工人利益而提出的要求我們在這裏暫且不談——並不是過分的。其中有一部分在別的國家裏已經實現了。佃農所需要的仲裁法庭是按照愛爾蘭的樣式確定地建立起來。農民協作社在萊因河地區已經存在了。修正土地登記是整個西歐一切自由主義者以至於官僚主義者底經常的善良願望。綱領底其他各條也都可以實現而對於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不會有什麼了

不起的損害。我們說這一些，僅僅是爲了把綱領底特徵描述一番，決不是對它有所責難，——而是恰恰相反。

憑藉這一綱領，黨在法國各個地區的農民中間竟獲得了這樣的成功，以至於——按照『食慾來自吃飯時』這一諺語——我們的法國同志頗想使綱領更加適合於農民底胃口。當然，他們同時也感覺到這是一條危險的道路。可不可以幫助農民——不是將來的無產者而是現時的農民私有者——但又不破壞社會主義總的綱領底基本原則呢？爲了防止這一異議，於是在新的實際的提案之前加上了一段理論的論證，企圖證明社會主義原則包括着保護小農私有財產免於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滅亡，雖然起草者們自己完全明白這一滅亡是不可避免的。現在我們來仔細考察這一論證以及今年九月在南特代表大會上所通過的要求本身。

論證是這樣開始的：

『鑒於按照黨底總綱之確切含意，生產者只有在握有生產資料時才能自由；

『鑒於倘若在工業方面這些生產資料已經達到如此程度的資本主義的集中，以

至於只有經過集體的或公有的形式才能歸還生產者，那末，——至少在現代的法國——在農業方面事情就完全不同了，在這裏生產資料、即土地，在許多地方是掌握在個別生產者手中的個人私有財產；

『鑒於雖然零細土地佔有制所特有的這一情況不可避免地注定要滅亡 (*certains-
tellement appelé à disparaître*)，可是社會主義却沒有加速這種滅亡的職責，因為社會主義底任務並非在於把私有財產和勞動分隔開來，相反地，而是在於把任何生產底這兩個要素結合在同一手中，因為把它們分隔開來，就會引起無產化了的勞動者底奴役和貧窮；

『鑒於倘若，一方面，社會主義底任務是在於重新使農業無產者，在對現在游手好閒的私有者實行剝奪之後，掌握大規模的領地，那末，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底一個同樣迫切的任務就在於保護自力耕種自己小塊土地的農民底細小土地，而反對國庫、高利貸者以及來自新起的大土地佔有者方面的侵犯；

『鑒於這一保護也應該擴大到那些在佃戶或對分佃戶 (*métayers*) 名義下耕種

別人土地的生產者身上，甚至當這些生產者剝削日工而在某種程度上是被迫進行這種壓在他們自己頭上的剝削的時候，——

『工人政黨，它與無政府主義者相反，爲了改造社會制度，並不指望於貧困底增長和蔓延，而是在城鄉勞動者把行政與立法的權力拿到自己手中的時候，從這些城鄉勞動者底組織和共同努力中期待勞動和整個社會底解放，——這一工人政黨，通過了下列的土地綱領，以便聯合農村生產底一切成分以及在各種法律基礎上耕種國家土地的一切種類的活動一齊去與共同的敵人農業封建主義作鬥爭』。

我們且更詳細地考察這個論證。

首先，緊接法國綱領中關於掌握生產資料是生產者自由之前提這一句話之後，應該添上一段，即掌握生產資料僅能有兩種形式，——或者是個人掌握底形式，這一形式作爲一切生產者共同的現象，無論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都從未有過，而且它一天天地被工業的進步所排除着；或者是集體掌握底形式，這一形式底物質的和精神的前提已經被資本主義社會底發展本身所造成了。由此可見，必須以無產階級所

有的一切辦法來爲生產資料之轉到集體佔有而鬥爭。

這樣，生產資料之集體佔有被提出來作爲必須爭取的唯的主要目標。這不僅在基礎已經打好了的工業方面是如此，而且在所有的地方，也就是說，在農業方面也是如此。按照綱領講來，個人佔有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都從未作爲一切生產者共同的現象而存在過。正因爲如此，並且還因爲個人佔有本來就被工業的進展所排除，所以社會主義所關懷的決不是去維護個人佔有，而是去排除它，因爲凡是個人佔有還存在的地方，集體佔有就不可能。如果要引證綱領，那末就應該引證整個綱領，而這就會根本改變南特論證中所引用的命題，因爲這將使命題中所表達的普遍歷史真理依存於這樣的一些條件——只有在這些條件下，這一普遍歷史真理現在才能對於西歐和北美仍然有效。

生產資料之屬於個別生產者所有，在我們的時代已經不賦予他們以真正的自由。城市中的手工業已經破產，而在像倫敦那樣的大城市裏則甚至全然絕跡，取而代之的是大規模工業、血汗制度和可憐的江湖騙子；對於江湖騙子講來，破產正是